

#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

(附参考材料)

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

#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

(下)

武汉师院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

1977·10·

## [学习提要]

列宁写过七篇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其中《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是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为纪念托尔斯泰八十岁生日写的，其他都作于托尔斯泰逝世以后，即一九一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一年二月之间。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俄国正处于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即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沙皇政府在政治上推行一系列黑暗、残酷的反动措施，制造白色恐怖，逮捕、流放和杀戮大批革命者，在农村大力扶植富农经济以巩固沙皇专制制度。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公开拥护沙皇反动统治，社会民主党内孟什维克主张取消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沙皇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孟什维克分子勾结在一起，乘机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党内以波格丹诺夫等人为代表抛出了反动的马赫主义唯心哲学，各种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大肆宣扬神秘主义、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鼓吹宗教和阶级调和等谬论，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他们利用托尔斯泰的世界声望，借纪念托尔斯泰八十岁生日和逝世的机会，大肆歪曲托尔斯泰，从他的思想和作品中寻找反动的消极成分作为反对革命的思想武器。对于党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列宁给予了坚决的打击。一九〇八年列宁写了光辉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与

经验批判主义》，彻底批判了反动的马赫主义，同时根据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需要，陆续写了一系列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对托尔斯泰思想、作品的分析同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总结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戳穿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孟什维克分子宣扬“托尔斯泰主义”的险恶用心，为迎接俄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因而具有强烈的、直接的政治意义。这些文章为我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战斗的文艺批评的光辉典范，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批判继承古典作家作品的光辉典范。

列宁指出：“只有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托尔斯泰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正确的观点和评价，在文章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列宁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观点，强调文艺应当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由此出发，肯定了托尔斯泰作品思想内容的主要政治倾向和巨大的艺术力量，作出了托尔斯泰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高度评价。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托尔斯泰正是一位这样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一八六一年以后直到一九〇五

年以前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他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出色地描绘了存在着严重阶级对立的俄国生活的广阔图画，无情地鞭挞沙皇专制制度的暴虐和虚伪，揭露了贵族地主和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劫掠和剥削，真实地表现了被压迫广大群众日益贫困的生活，反映了他们对沙皇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强烈仇恨，以及为摆脱奴役地位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托尔斯泰尖锐、无畏地公开提出了当时俄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许多重大问题，他毅然决然地反对土地私有制，反对封建君主政体，反对农奴制和警察的国家。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里，托尔斯泰不仅揭露资本主义发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提出了“资产阶级制度”在俄国“将怎样安排”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托尔斯泰在他的晚期作品里，特别是在《复活》中，对当时俄国的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所以列宁这样说道：“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

从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可以看出，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检验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否表现出重大的社会主题，是否从

根本上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是衡量一个作家和作品成就的首要标准。托尔斯泰的作品正是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从而能够帮助人们加深对沙皇俄国时代黑暗现实的认识，鼓舞人民群众为推翻旧制度，争取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第二，列宁运用辩证发展和一分为二的观点，剖析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过程，指出托尔斯泰的整个世界观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而且他的思想和作品充满着矛盾，这就为无产阶级区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宝贵文艺遗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托尔斯泰是一个有着几处庄园和三百多农奴的伯爵，是一个贵族地主。如果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对沙皇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作出如此深刻全面的批判和揭露。托尔斯泰是贵族地主阶级的一个叛逆者，但是他没有走到资产阶级那里去，而是站到了宗法式农民的立场上，他的世界观经历了由贵族地主向宗法式农民观点的转变。他是用农民民主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这是托尔斯泰不同于欧洲其他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列宁指出：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的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

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终于“站在劳动者方面”。社会改革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动，人民的反抗情绪的日益增长，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艰苦的思想探索，促成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托尔斯泰对旧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所以这样强烈，这样有说服力，并且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和作品表现了俄国千百万农民在这个历史转变时期的情绪和愿望。

托尔斯泰世界观变化以后，思想上仍然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在晚期的作品里公开地、尖锐地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邪恶的根源”，官方教会是“欺骗和掠夺人民”的机构，土地私有制是“农民穷困的原因”，资本主义文明给工人农民带来的只是灾难和穷困，甚至公然主张俄国的“现有的生活制度应该毁灭”；但在另一方面，他又竭力鼓吹一种“净化”了的新宗教，宣扬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呼吁“道德的自我修养”，狂热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反对用革命的暴力去打倒维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反动政权，是一个可笑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列宁说道：“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这种思想矛盾在托尔斯泰一系列作品中都有表现，而在他的晚期作品《复活》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的同时，列宁指出消极反动的

“托尔斯泰主义”是他的思想“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对于他反对革命的“取消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教观点“不能轻易放过”，应当批判（一九一一年一月三日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列宁痛斥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孟什维克分子别有用心地歪曲托尔斯泰的谬论。他们否认托尔斯泰思想和作品中的矛盾，胡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学说中“找到了综合”，制造托尔斯泰世界观是和谐统一的谎言，把他思想中消极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说成是他的世界观的全部并予以美化，鼓吹托尔斯泰是“全人类的思想原则——良心原则的最纯粹最完整的化身”、“伟大的寻神者”、“生活的导师”等等。列宁驳斥道：“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要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孟什维克分子的那些滥调，正是为了“强调那些表现托尔斯泰的偏见而不表现他的理智的东西”，“是强调他的属于过去而不属于未来的东西”，“是强调他对政治的否定和对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说教而忽略他对一切阶级统治的激烈抗议”。他们妄图抹煞托尔斯泰作品中积极的、对当时俄国社会进行无情揭露和愤怒抗议的部分，竭力吹捧以宗教博爱、“不用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修养”为主要内容的托尔斯泰主义，以此毒害正在觉醒、走向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巩固沙皇的反动专制统

治。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世界观和作品中的矛盾后指出，在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日益进展，俄国人民只有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才能为自己开辟真正解放道路的今天，托尔斯泰思想和作品中的消极反动成分，以及“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的企图，都只能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

第三，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托尔斯泰的观点、学说、作品中的矛盾放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来考察，指出托尔斯泰的这种矛盾是俄国的宗法式农民在这一时期革命的历史活动中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反映，从而正确地阐明了托尔斯泰思想矛盾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从中总结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如果仅仅“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是不够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二页），所以列宁认为，应该从托尔斯泰所处的历史时代“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只有对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明确地、历史地、具体地”进行分析，只有“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

去分析他的作品”，才能真正认识托尔斯泰思想和作品的意义。

托尔斯泰所属的时代是一八六一年以后到一九〇五年以前这个时代，这是农奴制废除以后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以前俄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农奴制度已经末日临头，古老的宗法制的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开始迅速崩溃，资本主义从下面蓬勃生长并且从上面培植起来，但是俄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仍然充满着农奴制度的痕迹和残余，农民用陈旧的原始的方法耕种着地主的土地，贵族地主在国家机构中仍握有无上的权力。无产阶级产生不久，还没有在广阔的范围内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而俄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和贵族地主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人民。这一历史时期的过渡性质，决定了当时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列宁说道：“它之所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的直接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沙皇君主政体和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之所以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客观条件把改变农民基本生活条件的问题，把破坏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问题，把给资本主义‘扫清基地’的问题提到了第一位；是因为客观条件把农民群众推上了多少带点独立性的历史行动的舞台。”所以这个时期俄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而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农民。

列宁历史地分析了作为当时革命主要动力的农民的状况，指出处于这一历史活动中的农民，除了少数觉悟的先进的农民以外，大多数农民的思想和行动是矛盾的。一方面，由于几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加速破产，在农民心头积下了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无数仇恨和愤怒，他们要革命，要求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他们不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希望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是小生产者自发产生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宗法式农民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不自觉，斗争的不彻底性，迷信宗教，他们不理解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他们不明白在革命中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领导者，除了农民中的极小一部分人跟着无产阶级走，拿起武器打击自己的敌人外，大多数农民则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只是哭泣、祈祷，向沙皇政府请愿，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进行无力的咒骂，表现了农民在缺乏无产阶级领导时革命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托尔斯泰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思想和作品中的矛盾，是不觉悟的宗法式农民在革命中所处的矛盾状况的反映。“**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正是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也表现了它的弱点，既表现了它的威力，也表现了它的局限性**”，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镜子”。

托尔斯泰就其出身和教养来说，是属于俄国的上层贵族地主，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贵族地主阶级的某些烙印，但是他的世界观经历了由贵族地主到宗法式农民的转变，他最终站到了农民的立场上，因此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作品的矛盾是深深植根于农民的思想和情绪之中的。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式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他在反映他们对旧制度的强烈仇恨，对资本主义的诅咒和美好生活愿望的同时，也把“**他们对政治的漠视，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他们的‘不抵抗邪恶’……都带到自己的学说中去了**”，而大多数不觉悟农民的这种不抵抗正是**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列宁进一步指出，托尔斯泰的抽象的道德原则和永恒的宗教真理的观点，他的悲观主义、禁欲主义、不抵抗主义等等，是长期停滞的东方和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必然产生的思想体系。宗法式农民就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从来就吸取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因此在革命的变动时期他们不可能科学地预见到将要到来的是什么样的新制度，应该依靠哪个阶级的领导来摆脱自己的灾难、开辟自己的未来，终于迷失了方向，回到传统的观念和习惯中去。正是这个时代，正是由这个时代的封建

农奴制度培养起来的宗法式农民的思想和情绪，决定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全部现实内容。所以列宁说，从一八六一年以后到一九〇五年以前，“这个时期的过渡性质，产生了托尔斯泰作品的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

第四，列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托尔斯泰的思想学说和无产阶级思想学说的根本区别，应当从无产阶级当前的革命任务和需要出发，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文艺遗产中的有益成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和革命觉悟，为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

托尔斯泰为人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艺遗产，“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这份遗产，研究这份遗产”。对于人类的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从来主张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古为今用。这不但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因此对过去的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全部否定或全盘继承、盲目崇拜的态度，都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对现代制度的批判和无产阶级对这些制度的批判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不同阶级的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是不觉悟农民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后者是先进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决定俄国历史的方向、安排未来社会的主人，托尔斯泰的这种空想社会主义，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意义。因此“俄国人民不应该”从托

尔斯泰的作品中“向托尔斯泰学习如何求得美好的生活，而应该向托尔斯泰所没有了解其意义的那个阶级学习，向唯一能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那个阶级学习，即向无产阶级学习”。

托尔斯泰是这一历史时期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思想学说和作品里有着“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从这面镜子中得到宝贵的借鉴和启发。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动国家政权和资本主义的揭露，可以帮助人民群众“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从对于托尔斯泰思想和作品存在的矛盾的分析之中，俄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会更好地“了解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以便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跟着无产阶级前进，而无产阶级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依靠并加强对农民的领导，更好地明确“它的使命是在于担任领袖来领导争取人民自由和争取把群众从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俄国无产阶级要向劳动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的批判的意义，但是目的不在于使群众局限于自我修身和对圣洁生活的憧憬，而在于使他们起来对沙皇君主政体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新的打击，这种君主政体和土地所有制在一九〇五年只是受了些轻伤，必须把它们消灭干净。俄国无产阶级要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目的不在于使群众局限于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而在

于使他们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处处依靠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和社会成就，把自己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新社会。”列宁对托尔斯泰思想和作品意义的分析，为我们树立了古为今用，使文艺遗产为无产阶级当前革命斗争服务的光辉典范。

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人民所有，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以后，他的艺术作品仍然可供群众“永远珍视和阅读”。

(本文引用列宁的话除标明出处者外，其他均见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七篇文章。)

## 列 宁

###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做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许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没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历史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满版都是祝贺托尔斯泰<sup>①</sup>八十寿辰的文章、书信和简讯，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sup>②</sup>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满着伪善，简直令人作呕。伪善有官方的和自由派<sup>③</sup>的两种。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露骨的伪善，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又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下流作家写

文章得到代价，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欺骗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则微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请听《言论报》<sup>④</sup>上那些立宪民主党<sup>⑤</sup>的吹鼓手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似乎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者”<sup>⑥</sup>的那种故意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全民反对派领袖的角色<sup>⑦</sup>。他们用声嘶力竭的叫嚣来淹没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sup>⑧</sup>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sup>⑨</sup>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